

後黎馮克寬(Phùng Khắc Khoan)的北使活動與故鄉文物

朴現圭(Park, Hyun-Kyu; 順天鄉大學)

- 一. 緒論
- 二. 馮克寬的生平
- 三. Phùng Xá(馮舍)的馮克寬文物
- 四. 馮克寬的北使活動
- 五. 結論

一. 緒論

韓國與越南的交流歷史悠久。新羅崔致遠作《補安南錄異圖記》一書，提及北部越南諸般風貌。據傳12世紀初，越南李仁宗(Lý Càn Đức; 李乾德)的養子李陽煥進入高麗，成為旌善李氏的始祖。據傳13世紀初，越南李英宗(Lý Thiên Tông; 李天祚)兒子的李龍祥進入高麗，成為花山李氏的始祖。進入朝鮮朝後，兩國間的人文交流也越來越多。兩國使臣在北京、通州等地會面交流，兩國人民通過海洋漂流漂到對方國家。

在傳統時期，兩國文壇最廣為人知的友好交流是1597年朝鮮陳慰使李晬光與後黎年貢使馮克寬(Phùng Khắc Khoan)的會面。兩人在明朝北京(燕京)的玉河館一同留宿，展開詩文酬唱，向對方講述本國的文化和風俗。當時兩人酬唱的詩文在兩國文壇廣為流傳。朝鮮文士趙完璧，在丁酉再亂時(1597)被日軍綁架，後來受僱於日本船隻，並三次訪問越南。他目睹了越南官員閱讀李晬光和馮克寬的酬唱詩文的情景，並在被綁架10年後回國，將這一事實廣為傳播到朝鮮文壇。

2024年11月，筆者在河內國家大學教授Dinh Khắc Thuận(丁克順)幫助下，見到了馮克寬的第21代孫Phùng Khon Thang(馮克成)，並考察了馮克寬的故鄉Phùng Xá(馮舍)村中的相關文物。因此，將馮克寬的生平、故鄉文物和北使時活動等事項進行分析。如今，越南正在舉行各種活動紀念後黎馮克寬的學德和功績，韓國和中國也在廣泛介紹李晬光和馮克寬之間的友好交流。

二. 馮克寬的生平

記載馮克寬生平的文獻很多，但以《人物志・太宰名郡公錄》和《大越史記全書》的記載最為詳細。在這裏，需要注意的是，《人物志・太宰名郡公錄》的記錄中包含有馮克寬再次北使的

錯誤傳聞、明朝廷通過占星術預知馮克寬流放的記錄等民間傳說。

馮克寬，字弘夫，自號毅齋，山西石室馮舍人(今河內Thạch Thất地區Phùng Xá)。父親治理東關縣，後來被贈為教伯。¹馮克寬出生於1528年1月。自幼聰明，學得很快，喜歡讀書。²他隨父親學習，後來師從阮秉謙(Nguyễn Bỉnh Khiêm)。16歲即有詩名，著有《言志詩集》。³1550年，馮克寬進入後黎實權者鄭檢(Trịnh Kiểm)麾下，擔任參謀。⁴1552年，後黎實施的鄉試中，通過三場；又於1557年，秋試通過四場。23年後的1580年，他考中會試第2甲進士。⁵1561年，生女馮氏鳳；又於1564年，生兒馮克忠。⁶

1592年，後黎實力者鄭主的第3代鄭松(Trịnh Tùng)率軍從莫朝中收復了昇龍(東都；今河內)，馮克寬因其間功勞被封為竭節宣力功臣、特進金紫榮祿大夫，獲得Phùng Xá為封地。未幾，又任清化、義安等處承政務使。1595年，任工部左侍郎。⁷

1597年，馮克寬奉後黎世宗(Lê Duy Đàm；黎維潭)之命，成為北使，為使明朝認同後黎的國體做出了巨大貢獻。1599年，任吏部左侍郎，封梅嶺侯。⁸1601年，受功臣田、使臣田。1602年，升任戶部尚書，封梅郡公。⁹不久，他又被誣告在禁地營葬，流放到義安襄陽的芒鵲。

¹ 《人物志・太宰梅郡公錄》：「公姓馮，諱克寬，山西石室馮舍村人。先考初任東關縣，後贈迪教伯。」

² 《人物志・太宰梅郡公錄》：「公生於戊子年正月日，……公質穎悟，性真率，聞見甚敏，書籍酷好。」

³ 《人物志・太宰梅郡公錄》：「十六歲頗擅詩名，有《言志詩集》。」

⁴ 《人物志・太宰梅郡公錄》：「庚戌年，公二十三歲，杖策從龍在內壘，未見帝，隨車鄭世祖明康大王，運籌帷幄。」

⁵ 《人物志・太宰梅郡公錄》：「壬子年，黎皇帝開鄉試科，公年二十五，試中三場。丁巳年，公三十歲，秋試中四章，再從征討。庚辰光興三年，公五十三歲，會試中第二甲進士出身。」

⁶ 《人物志・太宰梅郡公錄》：「甲申年，公五十七歲，生女子馮氏鳳。丁亥年，六十歲，生男子馮克忠。」

⁷ 《人物志・太宰梅郡公錄》：「至壬辰年，收復京城，公時已六十五歲。天下初平，奉給馮舍社為寓祿，封竭節宣力功臣，特進金紫榮祿大夫，清化義安等處贊治承政使。乙未年，升工部左侍郎。」

⁸ 《大越史記全書》(黎紀)丁酉22年2月條：「二十七日，以工部左侍郎馮克寬為吏部左侍郎，封梅嶺侯。」

⁹ 《人物志・太宰梅郡公錄》：「辛丑年，奉增給石室燕山之鄧舍虬山二社為寓祿，及內壘功臣田及使臣田。授吏部左侍郎。壬寅年，升戶部尚書，爵梅郡公。」關於馮克寬任吏部左侍郎的年度，根據文獻有所不同。《大越史記全書》記載為癸亥年(1599年)，《人物志・太宰梅郡公錄》記載為辛酉年(1601年)。本文遵循《大越史記全書》的記載。

¹⁰ 後來被釋放並回到家鄉。他熱心為家鄉的鄉村建設、鄉村福利工作。為便於人們出入，修復了寺院前面的日仙橋(Nhật Tiêu kiều)和月仙橋(Nguyệt Tiêu kiều)。又從泰山(Núi Thầy)上引水，灌溉田地，增產糧食。¹¹又曾北使時，將織錦技藝和玉米、大豆等種植法引進到越南，並教導家鄉人民。¹²1613年農曆9月24日逝世，享年86歲，追封為太傅。1616年又追封為太宰，1620年又再追封為上等福神。¹³

三. Phùng Xá(馮舍)的馮克寬文物

馮克寬的故鄉是Phùng Xá村。Phùng Xá村，位於越南河內市中心以西約25公里，Thạch Thất區6公里。Phung Xá村的中心矗立着莊守護神的Phùng Thanh Hòa(馮清和)祠堂，即馮氏宗祠。Phùng Thanh Hòa，在李南帝(Lý Nam Đế；李賁)時，曾擔任右翼將軍。546年，經過An Hoa Trang(Phùng Xá的初名)，看到此地適合人居住的風水，便建造了宅邸。549年，Phùng Thanh Hòa逝去，村民尊他為Tư Thân(慈親)，後來他的宅邸改為祠堂。15世紀，Phùng Gia Trang將村名取Phùng Thanh Hòa的姓氏改為Phùng Xá。1947年，為抵禦法軍攻擊焦土化抵抗運動(Tiêu thổ kháng chiến)時，大多建築被拆除。1975年，越南統一後，祠堂重建。此後又經過幾次修繕和重建。1993年1月18日，被越南文化部指定為歷史文化遺蹟。

馮氏宗祠建築採用越南傳統風格。屋頂上雕刻着雙龍飛行的雕塑，牆面和柱子上雕刻着各種裝飾。神壇前面掛着紀念Phùng Thanh Hòa業績的“聖躬萬壽”匾額。匾額兩面刻有一對仙鶴，字與字之間有釋字的詩句。即“貫三才為聖，天百數在躬。”，“萬萬尋常士，壽如南山同。”，“四家仰學祝，百福集村馮。”神壇內側供奉着Phùng Thanh Hòa神像。神像坐在金漆寶座上，整體面貌金碧輝煌，臉部裝飾着黃龍的形象，頭上戴着金色寶冠。每年農曆1月10日，村民都會舉行祭祀Phung Thanh Hoa的儀式。

Phùng Xá村內有馮克寬墓和馮克寬祠堂。馮克寬墓位於馮克寬祠堂以北約300米處。墳墓的邊框由大理石砌成，頂部裝飾有鮮花。前面擺放着童子像一對、香爐一座。墓的後面是祭壇，祭

¹⁰ <人物志・太宰梅郡公錄>：「時有人誣告公營葬禁地，被謫於芒鵲處。[在義安襄陽。]」

¹¹ <Phùng Khắc Khoan – nhà văn hóa lớn, nhà chính trị, nhà ngoại giao>, <Nguoi Ha Noi>, 2023.11.7.

¹² 潘輝注 <歷朝憲章類誌> <人物誌・勳賢之輔・馮克寬>。

¹³ <人物志・太宰梅郡公錄>：「癸丑年，公八十六歲，卒。贈太傅。丙辰年，又加贈太宰。庚申年，加贈封上等福神。」

壇上擺放着最近拍攝馮克寬畫像的照片。又墓的周圍建有兩座石碑，紀念1857年和1858年阮朝嗣德帝(Tự Đức đế；阮福時)時期馮克寬的業績。

馮克寬祠堂，建在他的故居上。阮朝時期曾進行改造，1907年大規模修繕。1990年1月9日被越南文化部指定為歷史文化遺蹟。該祠堂是一座越南傳統建築，屋頂呈拱形。祠堂內部大致分為中殿、左殿、右殿等三個空間。

中殿神壇的前面懸掛着“中興功臣祠”、“千古靈祠”的匾額。祠堂的柱子掛着許多楹聯。其中，我們來看看中殿神壇前面的柱子上刻着的“本村(Phùng Xá)正總馮克胡”的楹聯。即，“奉使文辭名北地，中興事業振南天”。這裏詳細記述了馮克寬在北地(明朝)和南天(大越)聲名大噪的活躍面貌。

中殿神壇內有木質隔板，隔板內供奉馮克寬神像。筆者推測，馮克寬神像很可能製作於1620年馮克寬被迫封為上等福神之際，最晚製作時間是在19世紀以前。19世紀大越愛國志士編撰的《人物志・太宰梅郡公錄》中記載，祠堂供奉着馮克寬神像。¹⁴馮克寬神像，呈端坐在基座上的姿態，穿着朝服，戴着紗帽。神像被漆成了金漆。隔板內牆壁由紅色木版構成，上面雕刻着塗成金色的各種形狀。

左殿神壇供奉着畫家畫馮克寬的原版畫像，右殿神壇供奉着後代重新臨摹的畫像。臨摹本畫像共製作了三本，其中，一本收藏在馮克寬祠堂，一本收藏在越南軍事歷史博物館(Bảo tàng Lịch sử Quân sự Việt Nam)，一本收藏在南定(Nam Định)。

下面記錄一下原本畫象上的馮克寬的描述。臉上總體上呈現柔和的風格。即，擁有溫順的眼神、厚厚的鼻樑、長長的耳朵、鼓鼓的臉頰，白色的鬍子和白色的鬢髮。頭上戴着黑紗帽。他穿着掛着麒麟胸背的黃色團領袍，戴着冠帶。右手拿着扇子，左手攔在膝上。兩手的指甲都很長。左側，撐着黃色的華蓋。桌子前面放着香爐、燭臺、餐盒等祭器。

我們暫時來考察一下畫原本畫像的畫家國籍。相傳馮克寬出北使時，原本畫象是明朝畫家所畫。¹⁵但是，從馮克寬畫像中所描繪的各種情況來看，可以推測這幅畫像是越南畫家所畫。其原因如下：

第一，馮克寬原本畫像的面貌與明朝洪武帝所製定的朝廷禮法有所不同。明朝政府根據人物的品階嚴格限制服裝和顏色。馮克寬原本畫像上團領袍的顏色是黃色。黃色服裝只有皇室人物才能穿戴。馮克寬左側立着的花蓋也是皇室專用的黃色物品。團領袍附着的胸襖是麒麟胸襖。麒麟胸襖只配皇室的大君。越南自古以來就與中國不同，遵循自主的禮法。

¹⁴ 《人物志・太宰梅郡公錄》：「今有傳神像在祠堂，馮舍社二村同奉事。」據陳慶浩的《人物志》解題，該書推測是19世紀末大越愛國志士編纂的。《越南漢文小說集成》(冊18)，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2010，頁173~174。

¹⁵ Từ Khôi, «Trạng Bùng: Chọn triều cống hiến», «Đại Đoàn Kết», 2017.12.29.

第二，原本畫像中的馮克寬面貌與北使時不同。李睟光近距離眺望了北使馮克寬的面貌，即馮克寬的容貌很怪異，牙齒染黑，披頭散髮。他身穿寬袖長袍，頭上包著類似僧帽的縐布，一半頭髮披在肩上。¹⁶因此，原本畫像的畫家並非明人，而是越南人。

如今在越南，馮克寬被尊稱為維護大越(後黎)的國家自尊、提高文化地位的人物。村民們每年農曆9月24日風劇館忌日都會祭奠他的偉業。這時，將擺放馮克寬平素喜歡吃的豆粥和醃菜。在越南，有掛著馮克寬名字的街道和學校。河內有Phùng Khắc Khoan街(Son Tay 地區和Hai Ba Trung地區)和Phùng Khắc Khoan中學(Phuong Mai地區)，胡志明市也有Phùng Khắc Khoan街(第一郡)。

四. 馮克寬的北使活動

以下考察馮克寬成為北使、活躍於中朝的歷程。1591年，後黎實權者鄭松(Trịnh Tùng)率軍北伐，次年奪取了莫朝的首都昇龍(河內)。從此，莫朝的許多臣子認為大勢已去，紛紛向鄭松投降。但莫朝退居北部地區高平，集結軍力準備反擊，頑強抵抗。

1596年，後黎朝與明邊境土官接觸，試圖恢復與明朝的外交關係。另一方面，莫朝極力阻止後黎與明朝接觸。莫敬用到明邊境龍州，賄賂當地官員，聲稱後黎的統治者不是黎氏，而是鄭氏，又不是前黎朝的子孫。明朝聽信了莫朝的話，派了左江兵巡道按察司副使陳惇臨去鎮南關查實。當時，馮克寬一行奉鄭松之命，帶著前黎朝侯使用的墨印2枚、黃金100斤、白金1千兩等，試圖進入明朝，但因為莫朝的妨礙工作，最終告吹。¹⁷

1597年2月，明委官王建立派人前來請會勘。4月，後黎世宗在鄭松的扈從下前往鎮南關。¹⁸鎮南關是當今越南與中國邊界的友誼關。它始建於漢朝，原名雍鷄關。1368年改稱鷄陵關，1405年又改稱鎮夷關，1428年又改稱鎮南關。1953年改稱睦南關，1965年又改稱友誼關。

此時，明委官王建立、按察副使陳惇臨，以及廣西、思明、太平、龍州、憑祥等官員前來，通交道賀。自此，後黎朝才得以與明朝恢復外交關係。隨即，後黎世宗藉此機會，派遣工部左侍郎

¹⁶ 《芝峯集》卷8《安南國使臣唱和問答錄·後》：「使臣姓馮，名克寬，自號毅齋，……形貌甚怪，涅齒被髮，長衣闊袖，用縐布全幅蓋頭，如僧巾樣，以其半垂後過肩焉。」

¹⁷ 《大南寔錄前篇》卷1《太祖嘉裕皇帝寔錄》：「丙申三十九年(1596年)夏四月，上扈黎帝如諒山。先是莫敬用奔明龍州，詭告于明曰：今稱黎氏者鄭氏也，非黎之子孫。明人信之，遣左江兵巡道按察司副使陳惇臨往鎮南關，移書約以會勘黎帝。先遣侍郎馮克寬等齎舊墨印兩顆，黃金一百斤，白金一千兩，與國內耆老數十人同赴關。陳惇臨復牒邀黎帝訂日到關，至則明使托故不如期。上乃扈黎帝還。」

¹⁸ 《大南寔錄前篇》卷1《太祖嘉裕皇帝寔錄》：「丁酉四十年(1597年)春二月，明又使者委官王建立赴關報以會勘，上復扈黎帝至關，與王建立、陳惇臨行會勘，交接禮相見甚歡，自此南北復通。」

馮克寬為正使，太常寺卿阮仁瞻為副使出使明朝。¹⁹

這回馮克寬一行，表面上是歲貢，即新年朝貢的外交慣例，背後卻隱藏着向明朝告知後黎朝打敗莫氏政權，重新收復國家的事實，同時也希望通過明朝的冊封，穩定後黎朝政局的重大情況。朝鮮李睟光也寫道，馮克寬一行的使行目的在於冊封。即，安南(大越)原屬莫氏，後來被黎氏所滅亡。中朝以莫氏經常叛逆為由，革除王號，封為都統使。安南使者(馮克寬)來到中朝，請求將黎氏冊封。²⁰

馮克寬一行接到後黎世宗之命後，立即動身。此次使行，雖是邊關倉促決定的，但是但任務重大，且自去年已開始準備，一切都進行得很快。其所帶走的使行貢品，是代替國君的金人，以及沉香、象牙、白香、香等當地特產。²¹

李睟光說，安南使臣(即馮克寬一行)，於1596年7月離開本國。²²此話指的是馮克寬於1596年奉鄭松之命成為北使，試圖進入明朝，但因莫朝的阻撓而最終告吹的事實。據推測，馮克寬一直留在鎮南關，與明土官接觸，尋求與明朝建立外交關係的機會。

接下來，我們來了解一下馮克寬一行從鎮南館到北京的日程。據《大越史記全書》記載，1597年4月，馮克寬一行從鎮南館出發，10月到達北京，謁見了明萬曆帝。²³但這個記錄需要修改。

李睟光的《芝峯集》中詳細記述了馮克寬一行從安南(大越)到北京的行程。也就是說，安南距離北京有一萬三千里。從安南(大越)出發，經兩廣到達南京，再從南京出發抵達北京。去年(1596年)7月離開本國，今年(1597年)8月抵達北京(燕京)，在北京玉河館又住了五個月。²⁴這裏

¹⁹ 《大越史記全書》(黎紀)丁酉20年4月條：「四月初十日，帝整飭兵象，過鎮南交關，與明左江巡道按察副使陳惇臨，及廣西、思明、太平等府，龍州、憑祥等州官大行會勘交接禮，各相喜賀。自此南北兩國復通，命工部左侍郎馮克寬為正使，太常寺卿阮仁瞻為副使，如明歲貢，并求封。」

²⁰ 《芝峯集》卷8《安南國使臣唱和問答錄·後》：「安南國，……其國王本莫姓，中朝以其數叛逆，革王號為都統使，至是為黎氏所滅，其使臣即黎氏請封而來者。」

²¹ 《大越史記全書》(黎紀)戊戌21年12月條：「先是，使臣馮克寬等賚貢物及代身金人、沉香、象牙至燕京。」《芝峯集》卷8《安南國使臣唱和問答錄·後》：「仍以橐中所賚土物白線香百枚脂香一器分送。」

²² 《芝峯集》卷8《安南國使臣唱和問答錄·後》：「上年七月離本國，……使臣姓馮名克寬，自號毅齋，年踰七十。」

²³ 《大越史記全書》(黎紀)戊戌21年12月條：「初克寬以萬曆二十五年四月過關，至十月到燕京，拜謁明帝。」

²⁴ 《芝峯集》卷8《安南國使臣唱和問答錄·後》：「安南國，距北京一萬三千里。自其國由兩廣達于南京，自南京達于北京。其國王本莫姓，中朝以其數叛逆，革王號為都統使，至是為黎氏所滅，其使臣即黎氏請封而來者。上年七月離本國，今年八月方到北京，留玉河館又五箇月矣。使臣姓馮名克寬，自號毅齋，

明確寫明，馮克寬一行到達北京的時間是1597年8月。

下文將再次提到，還有一個線索可以據以把握馮克寬一行抵達北京的時間。馮克寬在抵京之際，恰逢明萬曆帝萬壽聖節，便創作了《萬壽聖節慶賀詩》。明萬曆帝的萬壽聖節是8月17日。當天，明萬曆帝為迎接萬壽聖節，按照慣例遣臣到歷代皇陵祭拜，還迎接朝鮮陳賀使沈喜壽等一行入宮慶賀的儀式。²⁵由此可知，馮克寬一行到達北京的時間是1597年8月。

馮克寬在此次使行中，不僅將自己的文才公諸於世，也開展了提升後黎國威的創作活動。《大越史記全書》(黎紀)丁酉20年4月條載：

克寬至燕京，適遇明帝萬壽聖節。克寬上拜賀詩三十首，明武英殿大學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張位以萬壽詩集上進。明帝御筆批曰：賢才何地無之。朕覽詩集，具見馮克寬忠悃，殊可深嘉篤美。即命下刊板，頒行天下。於是朝鮮國使刑曹參判李晬光為之作序。

《人物志·太宰梅郡公錄》中也有類似的記載。²⁶1597年8月，馮克寬抵京時，恰逢明萬曆帝的萬壽聖節。馮克寬聞訊後，將此視為改變明朝對後黎外交視角的良機，傾盡全力撰寫了《萬壽聖節慶賀詩集》。當時，各國使者各獻萬壽聖節詩一首，而馮克寬則多達31首。

然而，上述《大越史記全書》的記錄有一些需要考察的部分，如下：

第一，馮克寬《萬壽聖節慶賀詩集》的篇數問題。《大越史記全書》中說，馮克寬作了《萬壽聖節慶賀詩》30首，但這有待修訂。根據《人物志·太宰梅郡公錄》的記載，馮克寬作了《萬壽聖節慶賀詩》31首；又根據李洙光的《安南使臣萬壽聖節慶賀詩集序》的記載，馮克寬作了《萬壽聖節慶賀詩》31首。²⁷此外，馮克寬《梅嶺使華手澤詩集》所載《萬壽聖節慶賀詩》的篇數，共有31首。

年踰七十。」

²⁵ 《明神宗實錄》卷313，萬曆20年8月乙亥(17日)條：「乙亥，以萬壽聖節遣候張炳等分祭九陵，伯陳如松祭景皇帝陵寢。---朝鮮國差陪臣沈喜壽等三十三員，進賀萬壽聖節，並奏經理事宜，給賞伴送如例。」

²⁶ 《人物志·太宰梅郡公錄》：「丁酉年四月日，奉命北使，時公七十。適遇天朝萬壽慶節，諸國使臣各獻詩一，公獨獻詩三十一首。天朝吏部尚書兼管禮部張位以公詩上進。大皇帝御筆批云：何地不生才。朕覽詩集，具見馮克寬忠悃，殊可嘉美。即命印板頒行天下，因賜'南國狀'('壯'之誤記)元'等字以榮之，[自註：故俗號為'狀馮公'。]給之冠服。」

²⁷ 《芝峯集》卷8《安南使臣萬壽聖節慶賀詩集序》：「今使臣馮公，皤然其髮，臞然其形，年七十而顏尚韶，譯重三而足不繭，觀禮明庭，利賓王國，其所著《萬壽慶賀詩》三十一篇。」

第二，「萬壽聖節慶賀詩集」的刻版與否。明萬曆帝讀完馮克寬奉獻的「萬壽聖節慶賀詩集」後，對馮克寬的卓越文才和忠厚誠懇深表讚賞，立即下令刊印這本詩集，廣為流傳。這一記錄在「人物誌·太宰梅郡公錄」或「梅嶺使華手澤詩集」的末尾也得到證實。

若當時「萬壽聖節慶賀下集」已據明萬曆帝的旨意刻印並廣泛流通，則該刻本存在於後代各種書目或現國內外各種圖書館的可能性很高。現存本「萬壽聖節慶賀下集」都是手抄本。當然，即使我們無法證實明萬曆本「萬壽聖節慶賀詩集」的存在，也不能完全否認該書刻版的記錄，但至今未能證實，實在令人十分遺憾。不管日後結論如何，不可否認的是，馮克寬所撰「萬壽聖節慶賀詩集」受到了明萬曆帝的好評，也因此成為了改變明朝對後黎朝認識的好契機。

第三，朝鮮李睟光為「萬壽聖節慶賀詩集」作序的過程。根據上述記載，明萬曆帝對「萬壽聖節慶賀詩集」十分欣賞，下令將其刻版流傳，李睟光為「萬壽聖節慶賀詩集」作序。但是，從李睟光《芝峯集》的記錄來看，就會發現意外的結果。李睟光說，「萬壽聖節慶賀詩集」的序文是應馮克寬的請求而寫的。

下面，詳細記錄一下朝鮮李睟光和後黎馮克寬之間的交流過程。李睟光和馮克寬同宿在北京玉河館。李睟光想瞭解安南(後黎)使臣的文體，試探性地送去長短句，馮克寬立即回應。因此，兩國使臣之間正式進行了詩文交流。馮克寬每當看到李睟光詩時，都會拍膝讚賞，稱其為大手筆。此後，馮克寬向李睟光展示「萬壽聖節慶賀詩集」，並請他撰寫序文，以便得到大手筆的恩澤。馮克寬收到李睟光所作的序文欣喜不已，稱讚其光輝燦爛，並送來一百枚白線香、一枚脂香。李睟光稱讚說，白線香像一條線一樣細長，香氣非常濃厚，而且脂香像熟油一樣，塗在身上，整天香味都不會消失，是珍貴的物品。那時，馮克寬說朝鮮的毛筆和墨是最好的，並要求分享，李睟光便將毛筆和墨贈予馮克寬。²⁸

馮克寬在北京玉河館停留了5個月，在明朝開展活躍的外交活動。雖然馮克寬經過千方百計的努力，從明朝廷承認了後黎世宗驅逐了莫氏政權，重新統治大越的事實，但明朝廷向本國主君授予的封號像莫氏政權一樣止步於都統使，對此他感到不滿。

隨後，馮克寬精心撰寫了表文，上交明朝廷。「大越史記全書」收錄了當時馮克寬上呈表文的主要內容和明萬曆帝的反應。首先寫下馮克寬上呈的表文，(黎紀)戊戌21年12月條載：

²⁸ 《芝峯集》卷8《安南使臣萬壽聖節慶賀詩集序》：「初欲觀其文體如何，試製長句以送，則使臣輒和之。因此往復累度。使臣每見睟光等所為詩，擊節稱賞曰：文章高了，自後必稱大手筆。蓋以他國之文，過獎如是也。使臣且請曰：不佞有《萬壽慶賀詩集》，敢請使公序其端，以沾大手筆澤云云。求之甚懇，屢辭不獲，遂作書贈之。使臣致序曰：喜見使公詩序，詞藻燁然。過情之譽，竊自恥之。多謝多謝，仍以橐中所齎土物白線香百枚脂香一器分送。又曰：聞貴國筆墨為天下絕品，願得之。乃以筆墨若干與焉。白線香者，極細而長，如一條線，香氣甚烈。脂香者，爛煮如膏，塗著身面，經日不減云。」

克寬乃上表曰：臣主黎氏，是安南國王之胄，憤逆臣莫氏僭奪，不忍負千年之讐，乃臥薪嘗膽，思復祖宗之業，以紹祖宗之迹。彼莫氏本安南國黎氏之臣，弑其君而奪其國，實為上國之罪人，而又暗求都統之職。茲臣主無莫氏之罪，而反受莫氏之職，此何義也？願陛下察之。

在這裏，馮克寬譴責了莫氏政權篡位、弑君的不當性，並強調了對繼承前黎朝正統的自己的主君授予的都統使封號是不公平的。對此，明萬曆帝婉言謝絕，稱其主君雖比不上莫氏，但初復江山，人心尚未穩定，暫得都統使封號，日後再授國王封號，為時不晚。因此，馮克寬只好接受都統使的封號。²⁹

當時，明朝廷通過邊境官員的情報，瞭解到大越國原主君黎朝擊退莫朝，重新收復了莫朝首都昇龍(現河內)等大部分領土。但是明朝廷考慮到莫朝仍控制着高平地區，並集結兵力準備再次反攻，再加上派遣使臣與本國維持外交關係，所以將後黎的封號像莫朝太祖(莫登庸)一樣授予都統使。

這裏有一個有趣的記錄。李睟光與馮克寬在北京玉河館，進行交流，並酬唱詩歌。詩歌中有李睟光送給馮克寬的《又贈安南使臣、疊前韻》。在該詩的第二首中記載了，馮克寬作了慶祝明朝萬壽聖節的詩，並得到了皇帝的恩書(「詩成上國千秋節，恩荷重霄一札書」)。其自註記載了馮克寬一行對明朝廷授予都統使封號的反應。即，明朝廷始終拒絕批准冊封後黎世宗為國王的請求，只許照舊都統使封號，馮克寬一行還是喜形於色，互相慶賀。³⁰

當然，該詩的自註出自李睟光的追記，但因為此追記是他近距離觀察馮克寬的記述，所以可靠性很高。在這裏，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馮克寬一行對於這回使行成果的反應。

馮克寬一行自我評價說，這回使行雖然沒有達到所期望的最佳目標，但取得了頗有可觀的外交成果。明朝向本國君主授予的封號不是國王，對此感到非常遺憾，但本國封號和莫氏政權的封號一樣，都是都統使。還有更重要的是明朝廷承認了本國的國體，因此他們對此次的成果相當鼓舞。

當時後黎朝面臨的處境十分艱辛。後黎朝雖然收復了大部分領土，但與明朝的外交關係仍微妙。莫朝在高平一帶建立了相當的勢力，還聯繫邊境土豪，通過朝貢和賄賂與明朝保持外交關係。1596年，後黎朝派馮克寬一行出使，但因莫祖的阻撓而告吹，甚至於明朝廷試圖會勘，後黎世宗是否確實黎氏後裔。

²⁹ 《大越史記全書》(黎紀)戊戌21年12月條：「明帝笑曰：汝主雖非莫氏之比，然以初復國，恐人心未定，方且受之，後以王爵加之，未為晚也。汝其欽哉，慎勿固辭。克寬乃拜受而回。」

³⁰ 《芝峯集》卷8《又贈安南使臣，疊前韻》第2：「詩成上國千秋節。」自註：「使臣有《聖節慶賀詩集》故云。」同詩第2首：「恩荷重霄一札書。」自註：「朝廷竟不準封王，只許仍前為都統使，一行猶動色相賀。」

馮克寬一行克服了絕對不容小覷的外交關係和莫朝的強烈妨礙，通過這回使行，向明朝廷揭露了莫朝弑害本國國王、篡奪國家的窮兇極惡，並對外宣傳了後黎朝是具有正統性的國家，取得了今後改善對明外交關係的巨大成果。

1597年12月6日，馮克寬一行離開北京，與明委官王建立一同回國。此後歷時約一年，於1598年12月15日抵達鎮南館。推測是因與明委官王建立同行，所以花了很長時間。後黎的實權者鄭主第三代節制鄭松，派右相黃廷愛與太保鄭樞迎接明委官王建立。同月25日，後黎世宗渡紅河，在菩提館迎接明委官王建立。接着，在內殿中，文武百官皆齊聚一堂，舉行了都統使冊封的儀式。³¹

當天，在舉行冊封大典之際，發生了後黎君臣對明朝廷的措施感到不滿的事件。明委官王建立所帶來的都統使印章的材質並不是銀而是銅。當後黎君臣看到銅製都統使印章時，極為不滿。即便是勉強接受明朝廷所授的都統使封號，但都統使印章的材質比莫氏政權所授的都統使印章要低一級。1540年，明朝廷封莫太祖(Mạc Thái Tổ; 莫登庸)為都統使時，授予印章的材質是銀。

³²

對此，節制鄭松向明委官王建立強烈表達了不滿。明委官王建立是由本國朝廷大臣決定的，而這件事也是透過向本國朝廷報告其不滿而結束的。³³在17世紀後期編纂的《驩州記》中，也反映了大越人士對後黎世宗都統使封號和印章材質的不滿。³⁴

相反，被趕出高平的莫朝採取強化對明關係的措施。通過明朝邊境土官向明朝廷人士行賄，彰顯了莫朝政權的健在，並且妨礙後黎朝與明朝的外交。明朝廷雖知道後黎朝是大勢所趨，幾乎佔據了大越的全部領土，但仍與莫朝保持外交關係，承認莫朝的國體，並授予都統使封號。

五. 結論

³¹ 《大越史記全書》(黎紀)戊戌21年12月條：「十二月初六日，辭明帝回國，前後凡一年餘四個月，使道以通。十五日，克寬回至鎮南交關，明左江官差委官王建立投遞公文赴京師。節制鄭松差右相黃廷愛，太保鄭樞整備儀衛迎接明使王建立與克寬等。二十五日，帝過江，就菩提拜詔，接使還于內殿。節制鄭松與大臣文武人內殿朝謁。」

³² 夏言《夏桂洲先生文集》卷9《勅安南都統使莫登庸》：「皇帝勅令安南都統使莫登庸，---今革去安南国號王封，特授爾都統使之職，賜從二品衙門銀印。」

³³ 《大越史記全書》(黎紀)戊戌21年12月條：「勅書宣讀畢，見所頒銀印一顆，乃是銅印，因與文武大臣議復回書與明國，讓責明委官王建立回北國遞奏明帝。」

³⁴ 《驩州記》第3回第2節《毅皇帝進御東京，馮克寬奉使北國》。據陳義的《驩州記》解題，該書是由17世紀後期與阮景桂支係有關的人編纂的。《越南漢文小說集成》(冊7)，同前書，頁269~271。

如果要選出傳統時期韓國文壇最為人所知的越南人物，第一個便是馮克寬。1597年，朝鮮李睟光與後黎馮克寬在北京玉河館同宿時相識。雖然會面時間很短，但兩人卻像親友一樣，敞開心扉，分享彼此的感受。當時，兩人之間的友誼和豐碩的詩歌在兩國文壇廣為人知。其影響力也透過偶然進入越南的朝鮮趙完璧得到證實。

當時，馮克寬雖已70歲高齡，卻奉後黎世宗之命成為北使，取得圓滿解決與明朝棘手複雜的外交關係的成果。馮克寬為迎接明萬曆帝的萬壽聖節，發揮平時修煉的學問和精湛的文采，撰寫了《萬壽聖節慶賀詩集》，獻給明朝廷。結果，馮克寬被明萬曆帝譽為稀世才子，也對承認本國的國體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從後黎朝的角度看，馮克寬一行的外交成果可謂成功了一半。馮克寬一行克服了莫朝的阻撓和與明朝微妙的外交難關，成功獲得明朝對本國的國體認准。但從明朝得到的封號卻與莫朝一樣，止於都統使。接着，對於明朝廷授的都統使印的材質，是比莫朝低一級的銅製，對此後黎君臣強烈表示不滿。不過，若從李睟光看到的馮克寬一行的反應來看，感到很意外。馮克寬一行雖然沒能得出最佳的外交結果，但至少獲得了明朝對本國的國體認准，同時也依然堅守着本國的自尊心，對此感到非常滿意。

如今在越南，馮克寬被尊稱為維護大越(後黎)的國體自尊、提高文化地位的人物。這一事實可以從越南市中心的街道名稱、學校名稱、以及馮克寬的故鄉Phùng Xá村中得到證實。Phùng Xá村內有馮氏宗祠、馮克寬墓和馮克寬祠堂，還有馮克寬塑神像和畫像。每年農曆九月二十四日馮克寬忌日，村民都會準備他最愛吃的飲食，舉行活動，紀念他的學德和業績。[達城園室；甲辰陰臘月廿一日]

參考文獻

- 李睟光，《芝峯集》(《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冊6)，民族文化推進會，首爾，1991。
- 馮克寬，《介軒詩集》(《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冊1)，復旦大學出版社，上海，2010。
- ，《使華手澤詩集》(《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冊1)，復旦大學出版社，上海，2010。
- ，《梅嶺使華手澤詩集》(《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冊1)，復旦大學出版社，上海，2010。
- 吳士連等撰，孫曉等標點校勘，《大越史記全書》，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重慶；人民出版社，北京，2015。
- 孫遜·鄭克孟·陳益源主編，《越南漢文小說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2010。
- 夏言，《夏桂洲先生文集》，(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戊寅浙江按察使林日瑞刊本。

中文提要

本論稿集中探討了越南文士馮克寬(Phùng Khắc Khoan)的生平、故鄉文物、以及北使活動。

馮克寬是傳統時期韓國文壇中最廣為人知的人物。1597年，朝鮮使臣李睟光與大越(後黎)使臣馮克寬同宿明朝北京玉河館，彼此敞開心扉，結下友誼。李睟光為馮克寬撰寫了《萬壽聖節慶賀詩集》的序文，並且近距離觀察馮克寬為明朝認准後黎朝的國體的反應，並留下了記錄。

如今在越南，馮克寬被尊稱為維護大越(後黎)的國體自尊、提高文化地位的人物。在越南首都河內和大城市胡志明市，有以“馮克寬”命名的街道和學校。在馮克寬的故鄉Phùng Xá(馮舍)村，有馮氏宗祠、馮克寬墓和馮克寬祠堂，還有馮克寬神像和畫像。每年農曆9月24日馮克寬的忌日，村民都會舉行祭祀，紀念他的學德和功績。

關鍵詞：馮克寬(Phùng Khắc Khoan)，李睟光，《萬壽聖節慶賀詩集》，Phùng Xá(馮舍)，後黎，韓國與越南的友好交流

[Abstract]

Phùng Khắc Khoan's(馮克寬) Northern Diplomatic(北使) Missions
under the Later Lê Dynasty(Nhà Hậu Lê) and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His Hometown:

: Focusing on His Meeting with Yi Sugwang(李睟光) of Joseon(朝鮮) in Beijing

Park, Hyun-Kyu(Soonchunhyang University)

This study provides an in-depth examination of the life, hometown cultural heritage, and Northern Diplomatic(北使) Missions of the Vietnamese literatus Phùng Khắc Khoan(馮克寬).

Among Vietnamese intellectuals of the premodern era, Phùng Khắc Khoan is the most widely recognized figure in Korean literary circles. In 1597, while serving as an envoy of the Later Lê dynasty(後黎朝), he met the Joseon envoy Yi Sugwang (李睟光) in Beijing, where they both lodged at Yuheguan(玉河館), a designated residence for foreign diplomatic delegations under the Ming dynasty. During their stay, they engaged in

profound intellectual exchanges, fostering a close friendship. Yi Sugwang, recognizing Phùng Khắc Khoan's literary talent, composed the preface to *Mansu Seongjeol Gyeongha Sijip*(《萬壽聖節慶賀詩集》), a collection of congratulatory poems written by Phùng Khắc Khoan. Furthermore, Yi Sugwang meticulously observed and documented Phùng Khắc Khoan's diplomatic endeavors in securing Ming China's formal recognition of the Later Lê dynasty, leaving a detailed record of his activities.

In contemporary Vietnam, Phùng Khắc Khoan is revered as a figure who safeguarded the national dignity of Dai Viet(大越) under the Later Lê dynasty(後黎朝) and elevated its cultural prestige. His legacy is commemorated through various public dedications, with streets and schools bearing his name in both the capital, Hanoi, and the major metropolis of Ho Chi Minh City. In his hometown of Phùng Xá(馮舍), ancestral sites associated with the Phùng lineage have been preserved, including a shrine dedicated to the progenitor of the Phùng family, Phùng Khắc Khoan's tomb and memorial shrine, as well as statues and portraits of him. Each year, on the 24th day of the ninth lunar month, the anniversary of his passing, the villagers hold a commemorative ritual in his honor, preparing the foods he was known to have enjoyed as a tribute to his scholarly virtues and enduring contributions.

Key words: Phùng Khắc Khoan(馮克寬), Yi Sugwang(李睟光), *Mansu Seongjeol Gyeongha Sijip*(《萬壽聖節慶賀詩集》), Phùng Xá(馮舍), Later Lê Dynasty(Nhà Hậu Lê: 後黎), Friendly Exchanges between Korea and Vietnam.